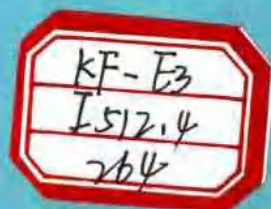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母亲

母 亲

〔俄〕马克西姆·高尔基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一月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责任编辑:梁东方

装帧设计:赵小明

高尔基名著系列

母 亲

仰熙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14.375印张 360千字 1995年1月第1版

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15000册 定价:简装12.80元 精装17.60元

ISBN 7-80611-218-9 I·189

编者说明

高尔基著作4种,合为3册,名之曰“高尔基名著系列”:《童年·我的大学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母亲》。

《童年》与《我的大学》合书一册,出于本书书脊厚度上的统一考虑,亦出于经济上的原因,这可能为阅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,谨致歉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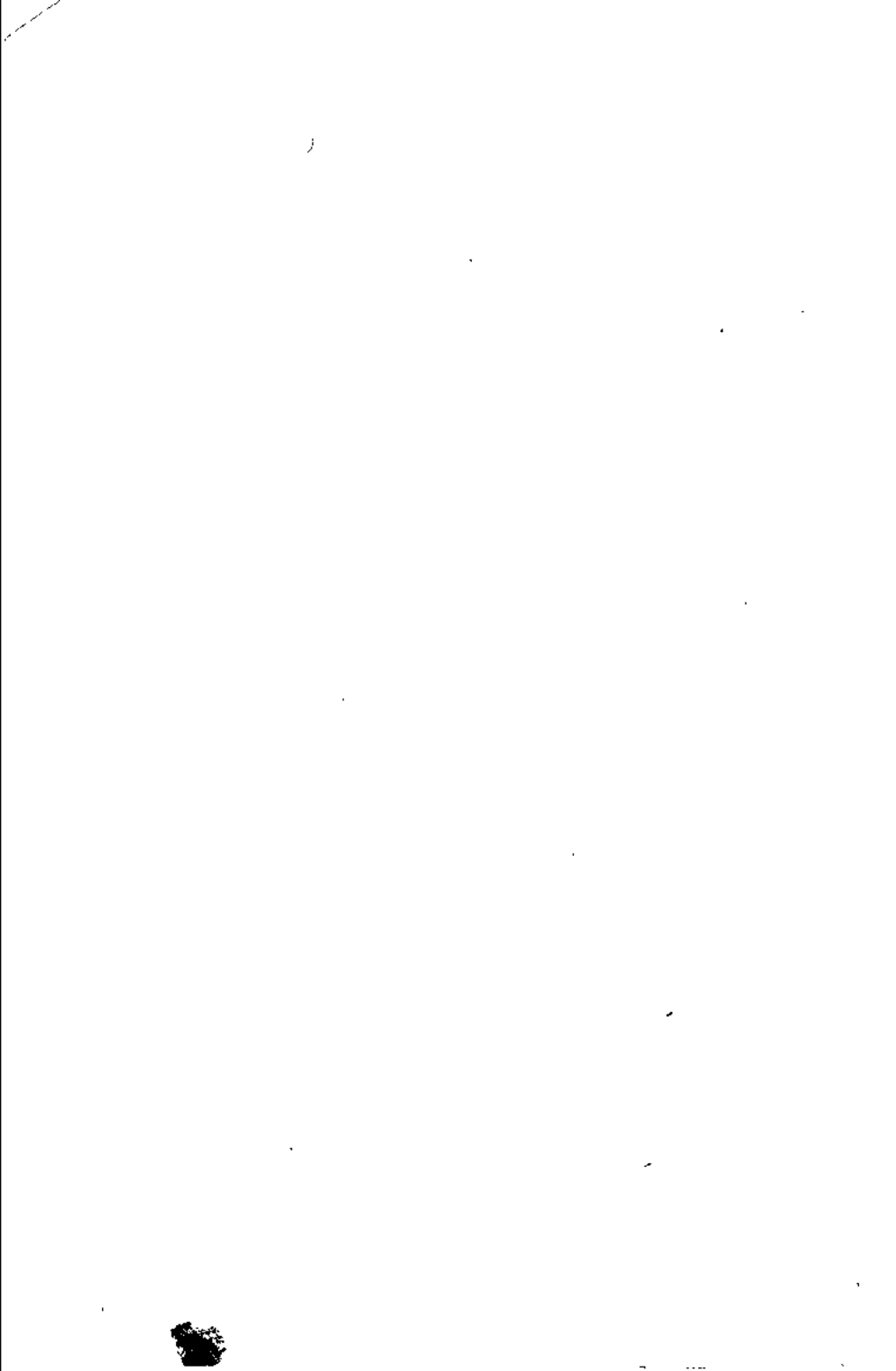
编毕是书,诸多感叹,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成长史,高尔基那种从小培养起来的读书欲、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力,对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和家长实在太有启示了,不妨静下心来一读!

编者

一九九四年十月

● 母 亲

第一部



1

每天，在郊外工人区的上空，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，当工厂的汽笛震颤着吼叫起来的时候，那些在睡梦中还没有得以使疲劳的筋骨完全恢复的人们，满脸阴郁的，就好像受惊的蟑螂似的，从那些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走到街上。在寒冷的微光里，他们沿着没有铺砌的道路，朝着工厂中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石头房子走去。在那儿，工厂正睁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，照亮泥泞的道路，摆出一副冷漠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。泥泞的路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，时不时发出嘶哑的说梦话似的喊叫声，粗野的叫骂恶狠狠地撕碎了凌晨的天空，然而，对于他们，扑而而来的却是另一种声响——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。高高的黑色烟囱，就像一根很粗大的手杖耸立在城郊的上空，那颤动的样子，阴沉而肃然。

傍晚时分，太阳落山了，它的血红的余光照在家家窗户玻璃上面，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。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里，将这些人抛掷出来，好像投扔无用的矿渣一样。

他们，面孔被煤烟熏得漆黑，嘴里露出饥饿的牙齿，沿着大街走着。这会儿，他们的说话声有点兴奋，甚至是喜悦——一天

表示解法甲

的苦役已经做完了，晚饭和休息正在家里等着他们。

工厂吞食了整整一天的时光，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。一整天的时光就这样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失了，他们却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。但是，他们看着眼前的享受——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歇息和快乐——还是觉得满足。

每逢节假日，他们睡到上午十点左右，然后，那些老诚持重、有家小的人们，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。一路上，他们骂着年轻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。从教堂回来后，吃过了馅饼，就又躺下睡觉——一直睡到傍晚。

成年的劳作，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，为了能吃下饭去，他们便拼命地喝酒，让伏特加强烈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。

入夜之后，他们懒散地在街上逛荡。有穿套鞋的，即使天不下雨，也把套鞋穿上。有拿雨伞的，即使天上出着太阳，也把雨伞拿上。

他们相互碰面的时候，总是说工厂，谈机器，骂工头——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的谈论，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。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，拙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孤独的闪光。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吵闹，常常是拳打脚踢。

年轻的则下酒馆，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，他们拉起手风琴，唱着淫荡放肆的小曲儿，说些下流过瘾的话，跳舞，喝酒。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，醉了之后，满肚子无名的火气，立刻就沸腾起来，寻找着暴发的机会。一旦有了这种可以发泄一气的机会，他们便抓住不放了，哪怕是为了一丁点儿小事，也就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。往往是头破血流，有时打成残废，甚至把人打死。

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，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，这种感情，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地年深月久根深蒂

固。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，它像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走进坟墓。在一生之中，是它叫他们做出许多令人生厌而又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。

每当到了休息的日子，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，他们之中，有的撕破了衣服，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，脸上带着伤痕，幸灾乐祸地炫耀自己对伙伴的殴打；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；有的是委屈地挂着眼泪；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；有的垂头丧气，看上去叫人讨厌。

有时，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。他们在路旁围墙跟下，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。立刻破口大骂，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有气无力的儿子就狠命地揍，之后，把儿子带回去，好歹把他们将就到床上去睡觉算是了事，因为第二天早晨，当汽笛像黑暗的洪水在空中流过来怒号不止的时刻，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。

尽管他们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，但是在老年人看来，小伙子们的酗酒和打架是完全合理的现象——因为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同样地酗酒和打架，也是同样地受他的父母的殴打。生活从来都是一样的——它平缓地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似的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知流向何方。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，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重复老一套。所以说，他们之中没有人想改变眼前这种生活。

有时候，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。

起初，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陌生人而受大家注意，后来，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的地方，稍微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，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，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。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，他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。既然都是这样——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然而有时候，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，大家也不和他辩论，只是半信半疑地听着。他们所说的那些话，在一些人心里惹起盲目的愤怒，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，在第三种人心里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，使他们感到不安。他们为着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，便索性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。

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的东西的时候，工人区的人们就牢记不忘了。他们对于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，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。他们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，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常规。虽说无聊，但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力量的压迫，他们并不期望什么较好的变化，他们认为一切的变化只能是更加重压迫。

工人区的人们默默无语地离开那些讲述新奇事情的人。

假若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单调的人群融合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只好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或者孤单地留在工厂……

如此生活上五十年——人们就自然地死去了。

2

钳工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,也是如此生活着,他是个毛发浓重、脸色阴沉、

眼睛细小的人;当他那双眼睛躲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,常常带着猜疑的不怀好意的冷笑。他在工厂里技术数一数二,是工人区第一个大力士。他对上司态度粗暴,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。每逢休息的日子,他总要打人。大家都不喜欢他,也怕他。时不时的,大家伙想要揍他,可总是不成。符拉索夫看见有人前来找茬的时候,他便攥上石头、木板或者铁片,宽宽地叉开两腿,毫不出声地等着来犯之敌。他那张从眼到脖子全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,使大家伙感到可怕。尤其是他的眼睛,使人望而生畏——细小而且尖锐的眼睛,好像钢锥一般地刺人,凡是碰到他目光的人们,都会感到他那股无所畏惧、毫不留情的野兽般的劲头儿。

“给我滚开! 孛种!”他低声怒骂。从他满脸的胡须里面,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。本想着要揍他的人们便怯生生地回骂着走开了。

“孛种!”他们在他们的背后骂着。他的双眼中露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冷笑。他挑衅似的伸直了脖子仰起了头,眼在他们后面叫

道：

“来！想死就滚过来！”

谁也不想死。

他的话不多，“孬种”是他喜欢常用的字眼。他用这俩字呼喊厂主、警察，也用来叫唤老婆。

“呸！孬种！看不见？——裤子破了！”

当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，符拉索夫有一回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，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别动手！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一边说，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，就像阴影渐渐移向白桦树一样。

“受够了！”巴威尔说，“我再也不受了……”

他举起了铁锤。

“好吧！……”

他重重地吐了口气，补充说：

“唉，你这个孬种！……”

这事发生后不久，他就和妻子说：

“以后甭再朝我要钱了！巴什卡能养活你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就把钱都喝光？”她大胆地质问。

“用不着你管，孬种！我去睡婊子！……”

他并没有去睡什么婊子，然而从此直到他死，几乎两年光景，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，也没向他开口。

他养着一条和他自个一样高大而多毛的狗。每天进厂的时候，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，到傍晚时，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。每到休息日，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。他一声不响地走着，好像是在那找人似的，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。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，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。喝醉了之后就回家，他坐

下来吃晚饭，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，但从来也不抚弄它。晚饭后，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碗碟，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，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，背靠着墙，张大嘴巴，闭上眼睛，用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。那凄惨难听的歌声，在他唇髭间打转，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，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——自顾自地哼个不停。那歌词别人听不懂，字音拉得倒挺长，调门儿叫人联想起了冬天的狼嚎。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，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，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，直至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。

那条狗也躺在他身边。

他是得疝气病死的。在临死前的五天，他全身发黑，双眼紧闭，咬住牙齿，在床上乱滚，时面对老婆说：

“给我拿点耗子药来，把我毒死算了……”

医生告诉他要用粥剂治疗，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，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。

“滚你妈的——我自己会死！……蠢种！”米哈依尔声音暗哑地骂着。

医生走后，他老婆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，但他却捏起拳头唬她，叫道：

“我好了——对你没好处！”

早上，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刻，他死了。他张着大嘴巴，躺进棺材，而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锁着。

他的老婆、儿子、狗，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·维索夫希河夫，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，参加了他的葬礼。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。巴威尔没有哭。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，都停住脚画着十字，相互地谈论着：

“从此彼拉盖雅可以安心啦，那个人死了……”

有些人更正似的说：

“不是死了，是倒毙了……”

棺材埋了之后，人们就都走开了。但是，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，它坐在新掘起的泥土上面，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。又过了几天，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。

3

父亲死后不到两个礼拜，在一个休息日，巴威尔·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。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，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在桌子上敲着，一边呼喊他的母亲。

“拿饭！”

母亲走近他的身边，和他并排坐下，把他的头搂近自己怀里，拥抱着他。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，嘴中喊道：

“妈妈——快些！……”

“你这个傻孩子！”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，悲伤而又温柔地说。

“还有——我要抽烟，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！……”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，嘟嘟囔囔地叫着。

这是他第一次喝酒。伏特加使得他全身疲软无力，但他没有失去知觉，在他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个问题：

“醉了吗？醉了吗？”

母亲的爱抚，使他感到羞愧。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，使他的心灵倍受感动。他想哭，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动，他故意

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。

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，静静地说：

“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……”

他呕吐起来。

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，母亲把他安放在床上，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。他渐渐地醒过酒来，但他周身的一切和身下，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晃动不停。眼皮觉得很重，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。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，胡乱地想着：

“看来，对我还太早了点。别人喝了都没啥，我却觉得恶心……”

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。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，那还能养活妈妈吗？”

他紧闭着眼睛说：

“大家都喝酒……”

母亲喟然长叹。他说得不错。她自己明白，除了去酒店之外，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。但是，她仍旧说：

“可是你不要喝！该你喝得那份儿，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。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……你也可怜可怜你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，巴威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家里如同没她这个人似的，她总是沉默着，一天到晚地提着心吊着胆，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。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，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，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，现在，他逐渐地清醒过来，细细地望着她。

她长得很高，稍微有点驼背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，行动起来毫无声响，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，仿若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。宽宽的、椭圆形的，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，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

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。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，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，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，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。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，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。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。

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滑下来。

“别哭！”儿子平静地说。“给我点水喝。”

“我给你去拿点儿冰水来……”

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她低下头看着他，站了一会儿，手里的杯子便有点颤抖了，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。把杯子放在桌上，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。

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。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，手风琴响起来了。有人高声唱着，也有人骂着下流话，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。

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、更稳当了，而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。

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，在一条通往池塘的、虽说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。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，余下来的三分之二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，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，门口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、几把椅子，放衬衣的衣橱，橱上放着一面小镜，此外还有衣箱、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——这就是他们的一切。

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，巴威尔都有了：手风琴，有胸甲的衬衫，漂亮的领带，套鞋，手杖，一切他都买了。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，也出席晚会，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。每逢假日，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头痛、胃痛，脸色苍白，没有精神。

有一次，母亲问他：